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章台柳

### 第九回 韓參軍東會青州 唐陛下西遷蜀地

話說韓君平，奉敕參謀平盧訪度，兼訪范陽消息。持著節，一路行來。說道：「誰知安祿山果然反了，先收河北，直破東都。況我家在清池，料他鬆菊之間，都成荊棘之地。侯節度又援兵從海上去了。我今既已許國，安得顧身，只得追向前去。」且說侯節度，對許虞侯說：「你看，反了安祿山這廝，河北一帶，盡為賊有，俺且拔兵到此，以避其鋒。前去辟韓員外為書記，他不知可來否？如今意欲泛海，徑至青州，你道如何？」許虞侯道：「主帥此去，借淄青之師，挫江淮之阨，再圖一舉，可保萬全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如此便從海路去。」正行之時，只見後面有一官員，持節而來。許虞侯問道：「後來官長是誰？」韓員外答道：「是韓翊，奉詔參軍。」許虞侯道：「啟主帥，韓員外到了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快請相見。」韓員外參拜，侯節度答拜。說：「久慕蘭芳，幸披芝宇。」韓員外道：「忝參蓬幕，自愧蓬樞。」許虞侯道：「參軍拜揖。」韓員外道：「將軍拜揖。」侯節度道：「這是虞侯許俊。」韓員外道：「虞侯，你名在五陵，豪俠之雄。」許俊道：「員外，你詔從三殿，文章之伯。」侯節度道：「韓參軍，賊黨縱橫，驛途勞險。」韓員外道：「特由間道追及前塵。」侯節度道：「許虞侯，你可從陸路前去，探青州事體，到海岸來相會。俺們祭過海神，就開船了。」許虞侯道：「小將即行，主帥前途保重。」遂催馬而去。侯節度道：「俺差人去看海上水勢，想必回也。」軍校回來稟道：「稟爺爺，海勢極平，不必過慮。」侯節度便叫「水手伺候，作速開船便了。」眾水手應了一聲，遂解纜放舟而行。侯節度向韓員外道：「參軍，下官誓不與此賊俱生。」韓員外道：「吾聞太平之世，海不揚波，安有今日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古今治少亂多，以此孟博登車，祖生擊楫。」韓員外道：「元帥，下官一路來，不勝去國之思，又作無家之別。名雖星使，跡類波臣。」侯節度道：「漢朝管仲，也由此渡遼避亂。」韓員外道：「我們奔走□□，到是他全名高節。望見城郭樓台，想是青州了。」侯節度道：「這是海市，一到日中，盡消滅了。」韓員外道：「人生浮華，也都如此。想起那齊桓五伯，猶思共主。魯連匹夫，尚不事秦。望元帥乃心王室，永作純臣。」侯節度道：「承教承教。」正說話間，只見許虞侯領著軍校走來相見。說：「可喜主帥參軍，布帆無恙。」侯節度問道：「青州事體如何？」許虞侯道：「冠帶三千，河山十二，真用武之國也。朝廷又已有詔，主帥仍以平盧節度，兼領淄青，專等入城開讀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君命既臨，須當趨進便了。」按下不表。

且說，唐明皇帝，每歲避暑，俱在驪山，清涼幽雅，別是一番境界。正是：

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

好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

一日閒坐，向貴妃道：「妃子，俺與你行幸驪山，多在秋後。今年來此避暑，別有一種佳處。」貴妃道：「妾身方浴湯泉，十分困倦。」明皇道：「看你浴後，光似凝脂，潤如燦玉，淡妝鋪粉，涼思滿襟。呀，殿前花落苔新，想是一番朝雨了。」宮娥道：「玉牀銀簾都設在此。」明皇道：「你浴後困倦，少睡片時。」貴妃道：「尊旨了。」見那貴妃，徜徉牀上。明皇道：「宮娥把團扇來，輕輕扇著娘娘。」宮娥道：「曉得。」看那沙邊(溪鳥)(涑鳥)戲得好，「任他(溪鳥)(涑鳥)戲得好，怎勝這鴛鴦被底眠。」宮娥道：「奏爺爺，娘娘身上出血了。」明皇道：「癡婢子，娘娘汗是紅的。」貴妃醒覺，說是「何物驚醒我？」宮娥道：「是那柳上新蟬。」貴妃道：「我方睡去，又早亭午也。」高力士稟道：「午宴排在芙蓉殿了。」只見明皇與貴妃同到殿中，高力士說道：「進水晶藕。」宮娥道：「進綠沉瓜。」貴妃問道：「點點滴滴是珍珠泉麼？」明皇道：「這是疏龍激水做成的。」貴妃道：「真好涼景。」明皇道：「叫內侍宮娥，都去放舟彩蓮，要唱個彩蓮歌兒。」眾人應道：「曉得。」只見放舟的放舟，舉棹的舉棹，此唱彼和，雅韻滿耳。明皇道：「這儼然是江南風景了。」只見貴妃起身道：「妾已醉了，且停酒罷。」忽聽馬蹄飛走，銅鈴齊響，有一探子走到宮門，說報報報。內侍上前阻道：「聖駕正與貴妃娘娘在華清宮飲宴，天大的事，也明日來報。」探子道：「軍情緊急，這般時候還不許俺們見，俺撞進宮門去。」竟行撞進，說：「報子叩頭。」明皇道：「這廝急急忙忙，來報甚事？」報子道：「小校是郭子儀、李光弼差來，報安祿山反信的。」明皇道：「卻怎生說？快些，快些。」探子道：「那安祿山帶甲百萬，擁將數千，收河北之地圖，鳴洛陽之天鼓，好不猖獗哩。」明皇道：「敢大半是胡兵麼？」探子道：「金戈鐵騎，番漢俱有。」明皇道：「他無故起兵，以何者為名？」探子道：「還說道，娘娘和楊國舅們身上哩。他說道，牝雞生亂，雄狐肆奸。」明皇道：「如今那兵在何處？」探子道：「僭位東都，做大燕皇帝了。」明皇道：「長安與東都，只隔潼關，有哥舒翰領著朔方健兒，料也沒事麼？」探子道：「做官的大家蒙蔽，還不曉得潼關已破。關隴以東，都是賊據了。」明皇道：「那一路吏民何如？」探子道：「逃的逃，死的死，賊兵不日攻長安城了。」明皇道：「這報子辛苦，內庫支賞與他。」探子道：「叩謝御賞。」起來去了。

明皇道：「高力士，你可傳旨，即日駕幸蜀中。傳位太子，詔郭子儀為兵馬大元帥，李光弼、侯希夷等副之。各立忠勳，刻期恢復。」高力士道：「領旨。」貴妃道：「宮娥們，可收理錦幄鉦車，妝奩樂器，從駕西行。」宮娥應去，貴妃跪倒，說：「賤妾蒙陛下厚恩，漁陽之變，子實兵端，何惜一死，以謝天下。」明皇扶起說：「妃子，他原是借名你們，奈龍運偶遭陽九，料智窄不過朝三，暫爾遷岐，終當興漢。」高力士領著眾軍校奏道：「邊信更嚴，敵氛其惡，就請發駕。」只見鸞駕一擁前去。高力士道：「蜀都是錦繡之鄉，花鳥之地，請寬聖懷。」明皇道：「高力士，怎忘得長安。」貴妃道：「腸已九回，那堪杜鵑徹耳。」高力士道：「娘娘當指日還宮，不須悲泣。」明皇道：「來到何處？」高力士道：「前面是馬嵬了。」明皇道：「天晚駐駕。」百官有赴行在者，即許隨侍。高力士道：「承旨。」正是：

月殿真妃下彩煙，漁陽迫虜及湯泉。

君王指點新豐樹，幾度親留七寶鞭。